

小说眼·看中国
丛书

商昌宝 / 主编

每一篇小说都可勾起你儿时的记忆，为你呈现真实的留守儿童生存场景。

你凝视过我的 眼睛吗

留守儿童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小说眼·看中国

丛书

你凝视过我的 眼睛吗

——小说视界中的留守儿童



商昌宝_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：小说视界中的留守儿童 / 商昌宝编. — 太原：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14.7

(小说眼·看中国 / 商昌宝主编)

ISBN 978-7-5378-4160-3

I. ①你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小说研究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0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9834号

书 名：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——小说视界中的留守儿童

编 者：商昌宝

责任编辑：刘文飞

助理编辑：左树涛

书籍设计：张永文

印装监制：巩 璠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

邮 编：030012

电 话：0351-5628696（太原发行部）

010-57571328（北京发行部）

0351-5628688（总编办）

传 真：0351-5628680 010-57571328

网 址：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：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：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：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90×1240 1/32

字 数：252千字

印 张：10.375

版 次：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78-4160-3

定 价：29.80元

『乡间』何太急

柴渔

代序

因为阅读商昌宝选编的关于留守儿童题材的中短篇小说，有些话禁不住，不妨放在这里。

一

我离开故乡已经多年。其间间或回去一趟，也像是与多年的老友偶相往还，愈来愈浓的陌生感自不待言。去年春天回去，站在母亲家的院门前，遇到了一对小姐弟，回来后写了一首小诗：

胡同口，遇到一对儿小姐弟
小姐姐漂亮，小弟弟顽皮
弟弟正手持竹竿追着姐姐打
姐姐吓得尖叫着四处躲避
我大喊一声，呵止了弟弟
小姐姐却向我投来恨恨的
目光，然后转身对弟弟说



你接着打吧，然后他们继续
追逐着，尖叫着，跑进胡同里。

诗中所述，即当时所见。两小儿无赖，小姐弟情深，如此理解，倒也其乐融融。但事实上，诗后仍有更深刻的生存现场。小姐弟两个视我完全为陌生人，一个闯入者。我也不知道姐弟俩到底是谁家的孩子，我出门读书的时候，他们的父母可能才刚出生。回家问母亲，才知道是村后红旗家的孙子孙女。红旗有三儿一女，三个儿子也都已生儿育女，儿子儿媳全都出门打工了，留下五个孩子给红旗老两口照看。红旗一边要耕种三个儿子的土地，一边要走街串巷收破烂赚点钱，还要抚养五个孩子，其粗疏忙乱之情状，由此想见。小姐姐看上去已经七八岁的样子，眼睛大大的，头发乱乱的，破衣烂衫却难掩漂亮可爱。已经是读书的年龄，还要在家里帮着照顾弟弟。小弟弟则完全顽劣无赖，缺少家教。

这样的场景，在村里越来越常见。现在村里的年轻人，大多是一个人或小两口一块儿出门打工，而家却依然在乡村，根依然在乡村。往往是过年时才回来一趟，播下颗种子，再出去谋生路。那种子生根、发芽，而父母已不在身边。现在的乡村，几乎就是儿童和老人的世界。

这本集子里，无论是跟祖父一起生活的旺旺（毕飞宇《哺乳期的女人》）、秀禾（邓湘子《竹子是否会逃离家乡》）、红宝（刘庆邦《养蚕》），还是跟祖母一起生活的月吟（李有干《就想让妈亲一下》）等，反映的都是这样一种生存现状。青壮年、父母亲都出门在外，或如候鸟般迁徙，或完全搬进城里，留下祖孙两代，独守乡村。

每次看到那些光腚游戏的孩子，那些弯腰驼背的白发老人，心中就会有隐痛。谁来教育这些孩子？谁来传承乡村文明？面对1914年—1918年战后代德国人，瓦尔特·本雅明曾慨叹，那些在壁炉前

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，“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？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，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？”本雅明痛感一代人经验的贫乏，并称之为一种“新的无教养”。如本雅明所说的那“在壁炉前讲故事的絮叨者”，如今又在哪里？是那些留守乡村的祖父祖母们吗？他们终日的劳碌、奔波与蒙昧，又如何充当一个“讲故事者”？于是，我们这里的“新的无教养”出现了，新的“经验的贫乏”出现了。“我们变得贫乏了。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，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，只为了换取‘现实’这一小块铜板。”为了一小块铜板，那些乡村的打工者甚至抵押上了自己的后代——这唯一的改变命运的窄门也被迫关闭了。

二

读帕慕克的《伊斯坦布尔——一座城市的记忆》，常被他的“呼愁”感动。“呼愁”，土耳其语“忧伤”的意思。这汉语翻译得真好，比忧伤更加的忧伤，且多了一层历史的悠长感。在帕慕克眼里，这种呼愁“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，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”。准确地说，这是整座废墟之都的忧伤，覆盖在整个斜阳帝国一切残留之物上的忧伤。当帕慕克穿行在那破败、灰暗、没落而又处处遗留着古老帝国残砖断瓦的街头巷尾，他慨叹道：“我出生的城市在它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、破败、孤立。它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，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。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，就是（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）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。”在帕慕克的笔下，整个帝国的残留物汇入他个人的生命里，渗入他的血液和生命，成为他个人的命运。相对于帕慕克那座伟大的城，我的“呼愁”则来自于一个带着集体主义余温的贫瘠的村庄。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，我对家乡的很多



记忆已渐渐模糊，但每次忆及，都忧伤不已。

我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，和很多同龄人的记忆不同，我最初的记忆就是：吃。我记得我吃过榆树皮、地瓜干、槐花、榆钱、茅根、桑葚、癞葡萄、玉米秆、高粱秸、炸蝉蛹、烤蚂蚱、烧麻雀……小时候，在村子的中央，一棵老槐树下，两个老铁匠不紧不慢地劳作；那时候的生活用具，除了泥做的，就是铁打的，铁匠们的手艺还大有用武之地：镰刀、菜刀、铁犁、锄头、铁锁、铁锅……现在，却再也听不到铁匠们的叮当声了，不知是铁匠们真的老了，还是他们的手工劳动已经落伍。如今在村里，打铁的手艺已经失传，十村八寨已找不出一名合格的铁匠。

我记得，那时候生产队最大的产业是一座牛棚，黄牛、马、骡子和拉磨的驴。那时候，公社的拖拉机站已经废弃，巨大的锈红的铁疙瘩扔在黄叶枯草间；一座被鸟巢占据的烟囱早已不冒烟，围墙倒塌，废料遍地，那是乡村唯一的工厂……那时候，最爱闻的是汽油味，跟在穿绿衣的邮递员骑着的“小电驴”后面……最爱玩的是火和水，冬天玩火，夏天玩水。那时候，家里唯一的工业品是一个汽水瓶子，唯一的玩具是一只黑狗，我把它训练成了全村最凶猛的狗……

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，成为我身后的一道深渊。如今一切都已远去，但不是变得更好了，而是更糟。新的“呼愁”出现了——河流变黑了，鸟巢变少了，烟囱一座座竖起，田地一片片圈起，残垣断壁中，住着老人和孩子……现在留守乡村的孩子们，既没有一个清洁自然的乡村可供自由玩耍游戏，对城里的生活又可望而不可即，他们就这样悬在两不靠的境地。乡村只是他们的“暂住地”，因为他们长大了是要去城里的，无论打工还是读书，这也是他们的父母之所以别子离乡外出打拼的动力所在。他们对乡村是“无根基”的一代人，

无论是情感的根基，还是生活的根基。当他们长大了，进城了，漂浮感依然会跟随他们很多年，因为对于城市而言，他们必然是新的闯入者，异乡人。

帕慕克尚有“如丝巾般闪烁微光的博斯普鲁斯”可以守望，而一代代农村儿童却成为失去传统的人，失去乡村的人，依然处在自己长长的“呼愁”里，走不出。

三

那些生长在祖母身边的孩子，心中无告的“呼愁”又该有多浓重？我记得小时候，五六岁的样子吧，因为弟弟太小，母亲一时难以照顾，就把我送到姨母家。那是个小雪天气，我和几个小表姐一起快乐地玩着雪，直到黄昏，才发现母亲已经悄悄地回家了。我眼泪汪汪地坐在昏黄的灯下，望着门外的雪花。姨母和姐姐们在旁边一直安慰我，说雪停了就送我回家，一种揪心的孤寂感却一直挥之不去。雪一直未停，直到深夜。我想一个人走回去，但那几里路在我幼小的心里却远似天涯。那一次，我离开母亲不过十几天，和那些常年与父母睽违的留守儿童又如何相比？随祖父一起生活的旺旺，甬说常年都难得见父母一面，对父母的印象仅仅是每年过年时都会遇到的“陌生人”，以及经常收到的汇款单。他甚至连母亲的奶都没有吃过，当他看到惠嫂涨满乳汁的双乳时，“恋乳情结”终于惊人爆发，其背后所蕴藏的情感缺失让人震惊（毕飞宇《哺乳期的女人》）。常年见不到母亲的月吟，思母情切，竟然用雪堆了个妈，而雪人母亲那种冰冷的体温、随时会融化消失的现实，不禁让人为孩子黯然伤神（邓湘子《竹子是否会逃离家乡》）。

我常常想，如果那些打工的父母把子女带在身边该多好啊。但这



分明是妄想。一则打工者们通常无此条件，二则很多打工者还是认为自己的家在农村，打几年工最终还是要回去的。即使有条件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，孩子的景况就会好吗？秀美被父母接去城里读书，但初进城后的百般不适应，真让人为她捏把汗（邓湘子《竹子是否会逃离家乡》）。萝卜虽然跟着卖苦力的父亲进了城，但为了实现读书梦，萝卜竟然自己去捡垃圾换钱（李铭《寻找幸福的萝卜》）。

在我小区的楼下，有一对儿来自南方的小夫妻，辛辛苦苦经营着一间小杂货店，还将自己的小女儿带在身边。我经常与他们打交道，有所见，有所感，写过一首小诗：

杂货店老板的小女儿
刚刚四五岁，已经漂亮得
让人心生爱怜，但她依然没有小伙伴
因为她穷，她脏，她没上幼儿园
她就一个人在小区的花圃里玩
她一个人玩的游戏，就像一群人在玩。

这样的进城儿童，应该还不少吧。农村孩子要想走出乡村，真正融入城市社会，需要跨越的障碍太多了。

四

眼下，反映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多，心理问题、教育问题、安全问题、出路问题……现状其实已经很清楚，关键还是出路何在。

在我小时候，没有所谓的“留守”问题，所有人都被困在土地上，那时的问题是如何挣脱土地的束缚，走出去。那时候还没有打工一说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。我时常设想：假如我没有考上大学，那么我现

在在干什么？哦，这一设想实在太残酷了。如果没考上大学，我大概也不可能走出那片村庄，不可能读书、写作，不可能完成自我的启蒙和自救；我也许会走出村庄，进入都市，像大部分打工者一样，处在挣扎的境地，从一道深渊跌入另一道深渊……事实上高考对于我一直是一个噩梦，直到几年前，我还时常被噩梦惊醒。梦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：坐在大学的教室里，突然被宣布没考上，然后是一片空白……为什么对高考如此“刻骨铭心”？实在是因为在制度的安排下，我们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太少了，而“高考”作为唯一的“窄门”，唯一的生命上升之途，被我们寄予了太多的厚望。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员，在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公的情况下，要想闯过那道命运的窄门，将是怎样的幸运，其中又夹杂着多少的不幸！

现在，“高考”这道窄门已被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放弃。农村的不仅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暂且不提，即使能够读大学，很多人也自愿放弃了。因为多了“打工”这条便捷的出路，更因为读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，很多人内心里有了“成本核算”这根弦。

在某年召开的“两会”上，有政协委员表示“不鼓励农村孩子读书”，理由是现在读大学费用太高，农村孩子出来读书往往会使整个家庭返贫；再加上没有家庭背景和人脉资源，因此很难找到工作；即便勉强留在了城里，还要面临买房难、结婚难，“人生中有这么多难，不是悲剧是什么”？该委员这番建立在“出身论”基础上的糊涂建言，也并非全无道理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出身对其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说刘邦其母“尝息大泽之陂，梦与神遇。……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”。而项羽就差远了，“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；学剑，又不成”，看来本非“真命天子”。这当然都是“祛魅”前的春秋笔法，仅供一晒。但不承认“出身”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，也是不客观的。出身代表一



个人的成长背景，尤其在我们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分明的国家，出身的影响更加明显。出身农家，很多机会、资源、背景均与城里人相差霄壤，一个农村孩子首先想的是如何变作一个“城里人”，这是第一步。再往前，成家、生子、供房子，每一步都不轻松。而在这个新“城里人”的背后，还有一大堆乡下穷亲戚需要照顾。莎翁说，三代才能造就一个贵族。在我们这里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“城里人”，三代太久，但也绝非一朝一夕。

留守儿童问题，根本上还是“两个世界”的问题——城市文明与乡村世界的巨大落差。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开启改革的船闸，将乡村与都市的落差逐渐填平，将乡村建成一个优美、文明、恬静、富有尊严的社会，不再成为“小康社会的短板”，真正实现所谓“中国要强，农业必须强；中国要美，农村必须美；中国要富，农民必须富”的目标，乡居不也是一种更人性、更诗意的生活方式吗？打工者们也不必选择候鸟式的生活，他们的子女也可以随他们一同迁徙、筑巢、乐业了。

大概是进入了中年的平静，我常常怀念小时候所度过的乡村生活。那个世界节奏缓慢，那是个木质的世界，水质的世界，柔软的世界。那是个后退的世界，遥远的世界。那个世界，手艺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感受精细的生命。那个世界，黄昏的气氛已逐渐弥漫……这个乌托邦之梦一直萦绕在我脑际，一个诗意的、人性的、有尊严的乌托邦，献给天下所有在祖母身边生活的孩子。

昌宝选编这样一个集子并嘱我为序，我想，也自有他出身农村、关注农民的一份情结，于是写下这些话算是共勉。

目录

毕飞宇	_ 哺乳期的女人	001
李有干	_ 就想让妈亲一下	010
陈应松	_ 送火神	028
邓湘子	_ 竹子是否会逃离家乡	040
李 铭	_ 寻找幸福的萝卜	056
古京雨	_ 留守令公山	069
于立极	_ 状元穴	083
姚 岚	_ 疼 痛	095
舒辉波	_ 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?	106
老 獭	_ 晌午的遭遇	133
刘庆邦	_ 养 蚕	149
邓湘子	_ 独 屋	163
采 风	_ 讨 债	178
高普校	_ 第二十八棵白杨	186
胡先岐	_ 八月桂花开	197
蒋谷崎	_ 小 丫	206
庞余亮	_ 小母亲	215



王 苹	_ 桃花溪	229
刘庆邦	_ 完 碎	233
齐建水	_ 笨 狗	246
吴 君	_ 幸福地图	256
曾小春	_ 西去的铃铛	286
曾小春	_ 寻 网	302
邢庆杰	_ 徒步走进城市的乡村男孩	311

哺乳期的女人

— 毕飞宇 —

断桥镇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三米多宽的石巷，一条是四米多宽的夹河。三排民居就是沿着石巷和夹河次第铺排开来的，都是统一的二层阁楼，楼与楼之间几乎没有间隙，这样的关系使断桥镇的邻居只有“对门”和“隔壁”这两种局面，当然，阁楼所连成的三条线并不是笔直的，它的蜿蜒程度等同于夹河的弯曲程度。断桥镇的石巷很安静，从头到尾洋溢着石头的光芒，又干净又安详。夹河里头也是水面如镜，那些石桥的拱形倒影就那么静卧在水里头，千百年了，身姿都龙钟了，有小舢板过来它们就颤悠悠地让开去，小舢板一过去它们便驼了背脊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不过夹河到了断桥镇的最东头就不是夹河了，它汇进了一条相当阔大的水面。这条水面对断桥镇的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，断桥镇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在这条水面上开始他们的人生航程的。他们不喜欢断桥镇上石头与水的反光，一到岁数便向着远方世界蜂拥而去。断桥镇的年轻人沿着水路消逝得无影无踪，都来不及在水面上留下背影。好在水面一直都是一副不记事的样子。旺旺家和惠嫂家对



门。中间隔了一道石巷，惠嫂家傍山，是一座二三十米高的土丘；旺旺家依水，就是那条夹河。旺旺是一个七岁的男孩，其实并不叫旺旺。但是旺旺的手上整天都要提一袋旺旺饼干或旺旺雪饼，大家就喊他旺旺，旺旺的爷爷也这么叫，又顺口又喜气。旺旺一生下来就跟了爷爷了。他的爸爸和妈妈在一条拖挂船上跑运输，挣了不少钱，已经把旺旺的户口买到县城里去了。旺旺的妈妈说，他们挣的钱才够旺旺读大学，等到旺旺买房、成亲的钱都挣到，他们就回老家，开一个酱油铺子。他们这刻儿正四处漂泊，家乡早就不是断桥镇了，而是水，或者说是水路。断桥镇在他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概念了，只是一行字，只是汇款单上遥远的收款地址。汇款单成了鰥父的儿女，汇款单也就成了独子旺旺的父母。

旺旺没事的时候坐在自家的石门槛上看行人，手里提着一袋旺旺饼干或旺旺雪饼。旺旺的父亲在汇款单左侧的纸片上关照的，“每天一袋旺旺”。旺旺吃腻了饼干，但是爷爷不许他空着手坐在门槛上。旺旺无聊，坐久了就会把手伸到裤裆里，掏鸡鸡玩。一手提着袋子，一手捏住饼干，就好了。旺旺坐在门槛上刚好替惠嫂看杂货铺。惠嫂家的底楼其实就是一铺子。有人来了旺旺便尖叫。旺旺一叫惠嫂就从后头笑嘻嘻地走了出来。

惠嫂原来也在外头，一九九六年的开春才回到断桥镇。惠嫂回家是生孩子的，生了一个男孩，还在吃奶。旺旺没有吃过母乳。爷爷说，旺旺的妈天生就没有汁。旺旺衔他妈妈的奶头只有一次，吮不出内容，妈妈就叫疼，旺旺生下来不久便让妈妈送到奶奶这边来了，那时候奶奶还没有埋到后山去。同时送来的还有一只不锈钢碗和不锈钢调羹。奶奶把乳糕、牛奶、亨氏营养奶糊、鸡蛋黄、豆粉盛在锃亮的不锈钢碗里，再用锃亮的不锈钢调羹一点一点送到旺旺的嘴巴里。吃完了旺

旺旺笑，奶奶便用不锈钢调羹击打不锈钢空碗，发出悦耳冰凉的工业品声响。奶奶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妈的奶子。”旺旺长得结结实实的，用奶奶的话说，比拱奶头拱出来的奶丸子还要硬挣。不过旺旺的爷爷倒是常说：“现在的女人不行的，没水分，肚子让国家计划了，奶子总不该跟着瞎计划的。”这时候奶奶总是对旺旺说：“你老子吃我吃到五岁呢。吃到五岁呢。”既像为自己骄傲又像替儿子高兴。

不过惠嫂是例外。惠嫂的脸、眼、唇、手臂和小腿都给人圆嘟嘟的印象。矮墩墩胖乎乎的，又浑厚又溜圆。惠嫂面如满月，健康，亲切，见了人就笑，笑起来脸很光润，两只细小的酒窝便会在下唇的两侧窝出来，有一种产后的充盈与产后的幸福，通身笼罩了乳汁芬芳，浓郁绵软，鼻头猛吸一下便又似有若无。惠嫂的乳房硕健巨大，在衬衣的背后分外醒目，而乳汁也就源远流长了，给人以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印象。惠嫂给孩子喂奶格外动人，她总是坐到铺子的外侧来。惠嫂不解扣子，直接把衬衣撩上去，把儿子的头搁到肘弯里，尔后将身子靠过去。等儿子衔住了才把上身直起来。惠嫂喂奶总是把脖子倾得很长，抚弄儿子的小指甲或小耳垂，弄住了便不放了。有人来买东西，惠嫂就说：“自己拿。”要找钱，惠嫂也说：“自己拿。”旺旺一直留意惠嫂喂奶的美好静态，惠嫂的乳房因乳水的肿胀洋溢出过分的母性，天蓝色的血管隐藏在表层下面。旺旺坚信惠嫂的奶水就是天蓝色的，温暖却清凉。惠嫂儿子吃奶时总要有一只手扶住妈妈的乳房，那手又干净又娇嫩，抚在乳房的外侧，在阳光下面不像是被照耀，而是乳房和手自己就会放射出阳光来，有一种半透明的晶莹效果，近乎圣洁，近乎妖娆。惠嫂喂奶从来不避讳什么，事实上，断桥镇除了老人孩子只剩下几个中年妇女了。惠嫂的无遮无拦给旺旺带来了企盼与忧伤。旺旺被奶香缠绕住了，忧伤如奶香一样无力，奶香一样不绝如缕。



惠嫂做梦也没有想到旺旺会做出这种事来。惠嫂坐在石门槛上给孩子喂奶，旺旺坐在对面隔着一条青石巷呢。惠嫂的儿子只吃了一只奶子就饱了，惠嫂把另一只送过去，她的儿子竟让开了，嘴里吐出奶的泡沫。但是惠嫂的这只乳房胀得厉害，便决定挤掉一些，惠嫂侧身站到墙边，双手握住了自己的奶子，用力一挤，奶水就喷涌出来了，一条线，带着一道弧线。旺旺一直注视着惠嫂的举动。旺旺看见那条雪白的乳汁喷在墙上，被墙的青砖吸干净了。旺旺闻到了那股奶香，在青石巷十分温暖十分慈祥地四处弥漫。旺旺悄悄走到对面去，躲在墙的拐角。惠嫂挤完了又把儿子抱到腿上来，孩子在哼唧，惠嫂又把衬衣撩上去。但孩子不肯吃，只是拍着妈妈的乳房自己和自己玩，嘴里说一些单调的听不懂的声音。惠嫂一点都没有留神旺旺已经过来了。旺旺拨开婴孩的手，埋下脑袋对准惠嫂的乳房就是一口。咬住了，不放。惠嫂的一声尖叫在中午的青石巷里又突兀又悠长，把半个断桥镇都吵醒了。要不是这一声尖叫旺旺肯定还是不肯松口的。旺旺没有跑，他半张着嘴巴，表情又愣又傻。旺旺看见惠嫂的右乳上印上了一对半圆形的牙印与血痕，惠嫂回过神来，还没有来得及安抚惊啼的孩子，左邻右舍就来人了。惠嫂又疼又羞，责怪旺旺说：“旺旺，你要死了。”

旺旺的举动在当天下午便传遍了断桥镇。这个没有报纸的小镇到处在口播这条当日新闻。人们的话题自然集中在性上头，只是没有挑明了说。人们说：“要死了，小东西才七岁就这样了。”人们说：“断桥镇的大人也没有这么流氓过。”当然，人们的心情并不沉重，是愉快的，新奇的。人们都知道惠嫂的奶子让旺旺咬了，有人就拿惠嫂开心，在她的背后高声叫喊电视上的那句广告词，说：“惠嫂，大家都‘旺’一下。”这话很逗人，大伙都笑，惠嫂也笑。但是惠嫂的婆婆显得不开心，拉着一张脸走出来说：“水开了。”